

說部叢書

第二十九集
第二十九編

短篇小說
卷上

時諧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時諧目錄

卷

一 韓斯僥倖

三 狐

五 鵲與熊戰

七 玫瑰花萼

九 感恩之獸

十一 奇伶

十三 雀復仇

十五 有福兒郎

十七 牝牡雞

十八 履工

二十一 薩潞敦

二 伶部

四 漁家夫婦

六 十二舞姬

八 湯拇

十 趙靈德及趙靈臺

十二 三公主

十四 佛雷段律及葛達琳

十六 醜髯大王

十八 雪霽

二十 燕菁

二十二 獅王

二十三 莽中之猶太人

二十四 金山大王

二十五 金鵝

二十六 狐夫人

二十七 韓賽露及葛律德露

二十八 金髮三莖之碩人

二十九 蛙

三十 狐及馬

三十一 倫貝史鐵根

三十二 鵝女

三十三 忠義約翰

三十四 青燈

三十五 阿育伯德路

三十六 少年碩人

三十七 紐工

三十八 三鵝

三十九 丕偉德

四十 韓斯及其婦葛樂達魯

四十一 櫻桃

四十二 浩路娘娘

四十三 救生之水

四十四 彼得牧人

四十五 聰慧之四子

四十六 高珊莫

四十七 菜

四十九 五僕

五十一 盜婿

五十三 七鴉

五十五 鼠鳥臘腸

四十八 鼻

五十 金髮公主

五十二 三懶漢

五十四 羅崙及五月鳥

五十六 杜松樹

時諧卷上

韓斯僥倖

韓斯事其主者七年。一日謂主人曰。予限滿矣。茲欲歸而覲母。請給我傭資。主人曰。子之爲我僕也。忠慤而勤能。享報宜豐。乃餽以銀一錠。大如其首。韓斯取囊帕裏之。負諸肩。蹢躅上道。久之。疲茶甚。望望而見一人。騎駿馬至。態頗豪。韓斯羨而呼曰。美哉騎乎。踞鞍高坐。不催足。不傷履。人且莫測其所至。騎士聞之曰。韓斯然則子曷爲步歟。且狼狽若是。韓斯曰。嗟乎。余所荷者銀也。頭不能舉。肩大創。重可知矣。騎士曰。曷易之。吾與若馬。若與我銀。何如。韓斯曰。是吾所大願。惟吾不能不告子者。銀大且重。若荷之不虞。憊乎。騎士曰。否。下馬受銀。且扶韓斯登騎。而奉纒於其手。曰。子欲趣行。當鼓脣而呼曰。叱。斯可矣。韓斯上馬。意甚得。揚揚而前。旣而欲少疾。試鼓脣叱之。馬大奔。韓斯倉皇無措。墜馬下。而顛於路次之溝。馬且逸。適有牧童驅牛過者。爲止之。韓斯旣起。懊懷不已。謂牧童曰。有畜如此。不足乘也。彼

躡仆而騰拓。則騎者之頸且斷。吾其不再騎矣。佳哉若牛。苟得之。則可逶遲以躡其後。而又日有湏酪酥餅之可圖。若是牛者。吾甚好之。牧童曰。子謬愛如此。曷請以我牛易若馬。韓斯曰。成矣。牧童乃一躍登騎。攬轡逕行。韓斯亦驅牛而走。雅慶其貿易之幸。曰。吾不難得一方之麴。麴俗云麵包果爾。則必與酪酥共食。吾若渴乎。則將穀我之牛而飲其湏。人生若是。又何求焉。既而至一小逆旅。韓斯憩坐。食其麴。黎都盡。更以餘錢沽啤酒一卮。飲訖。驅牛而如家村。日方停午。炎暑鬱蒸。行既久。韓斯熱極焦燥。口奇渴。舌敷於梁。籌思曰。吾有疾矣。今當穀我之牛。飲湏止渴。遂繫諸樹下。手執革冠以注湏。久之。弗得一滴。韓斯固非習爲此者。方憂用事之拙。穀不已。而牛性大咆哮。竟蹴其首。韓斯頓踣臥地。沈迷移時。適有屠伯推車而來。上載一豕。扶之起。且問曰。若胡爲至是。韓斯語之故。屠伯贈以一罇。曰。飲此。以蘇若困。若牛必不生湏。老畜無用。祇可供屠割耳。韓斯曰。吁嗟。誰慮及此。吾今雖殺之。何益。生平惡牝牛之肉。其味不良。使其爲豕。尙可製臘腸。而今已矣。屠伯曰。吾

願以吾豕易牛。以愜子之懷。何如。韓斯謝曰。天必報爾之惠。遂推牛與屠伯。而解車上之豕。執其束脰之繩。驅之前行。一往平善。韓斯向雖歷刼。今亦中心美滿矣。繼而又遇一村夫。臂上懸縞麗之鵝一。停步與韓斯語。韓斯詡詡鳴其得意。歷誇數番貿易之利。村夫亦指其鵝而誇示曰。子視之。是鵝佳否。更參八星期之久。燐而食之。肉必腴。誠爲不虛養矣。韓斯揣之於手曰。子言良然。然予豕亦非下材。村夫頻頻搖首。正色曰。好友聽之。爾將以豕故而及於難。吾適自村來。村紳家圈中失一豕。吾見爾豕。頗爲爾焦悚。蓋爾豕酷類村紳之豕。彼輩若捉將爾官裏去。奈何。韓斯大駭。呼曰。善人。救我之難。我感甚。請若取我之豕。而以若鵝賜我。可乎。村夫曰。在理。吾弗爾允。今子臨難。吾姑勉從之。於是握繩在手。驅豕從旁徑去。韓斯亦投路而歸。累絕心澄。自思曰。吾終擅貿易之勝。一者烹是鵝。可餉我口腹。二者熬鵝脂可六月用。三者素羽輝潔。實諸枕中。則吾高臥深深。不虞顛播矣。不知吾母之樂。將如何也。旣入村。又見一磨翦之工師。方據石以將事。口吟曰。俯仰山川

內。安生樂業人。韓斯聞之。竚顧流連。問曰。磨師。子業殆必獲美利。故樂之不疲。磨者曰。然。吾業黃金之業也。善磨者以手探囊。金未嘗乏。子胡從購此佳鵝。韓斯曰。吾未嘗購。乃易之以豕。焉得豕。曰。易之以牛。焉得牛。曰。以馬。焉得馬。曰。以銀一錠。大如吾首者。焉得銀。曰。吾服勞七載。而後得之。磨者曰。子涉世以來。亦頗通顯。今但能探手於囊。金無罄時。則獲福無量矣。韓斯曰。甚礪。吾今何以圖之。磨者曰。子宜業吾業。惟需一礪。餘皆不戒而集。韓斯曰。吾安所得礪。磨者曰。此一具頗適於用。吾今僅索若鵝之值。售與若。若願沽之否。韓斯曰。子奚必問。苟使我探手於囊而得金。則當爲天下無上之樂。吾何不爲。鵝在斯。子將去可耳。磨者乃取鵝而授以身畔樸陋之石。曰。此大寶也。宜善用之。可以剗削舊釘。韓斯肩石而行。心殊怡曠。兩眼雄視。光弈弈四射。自語曰。吾生逢其時。有欲必遂。且語且行。久之。漸疲。茶蓋拂曙出門。行一日矣。得牛之時。狂喜。盡揮其金。至此饑腸轆轤。至不能行。而運石又甚艱苦。最後至一塘畔。思就飲水。且少息。乃置石岸旁。身坐其上。俯掬水而

飲之。已而遽忘石在身下稍一移動。則石墮塘而沒矣。韓斯觀玩良久。石入水深。不復見。於是欣然起立。復屈膝謝上帝之恩。涕泗盈睫。謂重石既去。從此一身無累矣。既又呼曰。吾樂如何。吾樂如何。吾真有幸焉。非他人之所能及也。遂起行。覺胸中不勝愉快。一無煩惱。百種自由。卒至其家。

伶部

農家畜一驢有年。驢健而勤。主人之義僕也。既而驢齒漸增。日不堪役。主人以其老也。將殺之。驢知有變。私遁上道。赴大城。自籌曰。吾其往彼爲伶耳。行未遠。遇一犬。喘息道旁。狀殊委頓。驢曰。吾友。子胡爲在此。犬曰。吁。主人以余年老頹廢。不能助之畋獵。將捶吾之首。因遁於此。予將何以圖生。驢曰。聽吾一言。吾將投大城爲伶。子盍從我偕往。貢其所長。犬曰。願從。驢與犬遂徐徐而行。未幾。又見一牝貓坐途中。面有憂色。驢曰。好女子。若何爲者。毋亦爲不得志者歟。貓曰。唉。予乎。生命且不保。遑言得志。予垂暮之年。寧倚爐從容而歿。不欲逐鼠四室。旁午而生。顧主婦

執我將溺之。吾今不遭其毒手。亦云幸矣。顧不知何以爲生。驢曰。嘻。子唱夜名家。苟一旦爲伶。必可得志。盍從我往大城一游乎。貓悅其策。亦入隊。旣而道過稼場。見一雄雞棲戶上。方竭力而啼。驢曰。善哉。此誠妙音也。不知其中寓意若何。雞曰。吾特報風日好景。爲浣裳之辰。乃主婦及膳女輩。不特不謝吾之勞。且言明日欲割吾脰以作湯。而餉來復日之賓。驢曰。天必禁之。雞師。子曷若從吾輩俱去。愈於坐待斷頭矣。且吾輩方組織一部。將往彼大城爲伶。今得子日夕倡和。將來不難別樹一聲歌之場。子其行矣。雞曰。此吾所大願也。於是四者相將去。欣然而行。第一日不及入城。薄暮。投林止宿。驢與犬共臥一大樹之下。貓伏枝上。雞謂彌高彌穩。因止其顛。凡雞性未睡時。必先四瞭無事。乃寢。雞方引眺。忽見遠處燈光明煜。因語其伴曰。人家不遠矣。吾適見燈光。驢曰。果爾。吾輩盍移居彼宅。不較此爲適乎。犬曰。吾之意且不止是。苟往而可得殘骨剩馘者。亦殊不惡。遂共如雞所見燈光處。旣至。則見巍然一巨室。燈火煌煌。羣盜在焉。驢在隊中爲高。因至窗下。昂首

窺之。雞問曰。驢。若何所見。驢曰。問余何所見。余見案上佳穀紛陳。羣盜團坐爲樂。雞曰。此則吾黨之美居也。犬與貓聞之。咸仰首掀鼻。饒吻翕張。涎滲滲然滴不止。急思入而攫食之。乃共謀所以驅盜者。既而得一策。驢屈後脰跪地上。而舉其前足按窗。削立如壁。犬升其背。貓則躋犬之肩。而雞止貓首。戒備既訖。始傳暗令。一時衆樂大作。驢嘶。犬吠。貓鳴。雞喔。毀窗大進。突入其室。間以碎玻璃之聲。勾勾並作。盜大懼。夫盜非懼樂者。且以張樂爲樂。何至於懼。蓋以疑奇妖降禍其身。故驚魂破胆。各鼠竄若不及。盜既去。驢犬貓雞乃高踞座上。分食盜之所餘。橫吞大嚼。若從此一月不可得食者然。既飽。滅燈。各擇其地而寢。驢薦藁臥於庭中。犬睡門後。灶中殘灰尙溫。貓伏焉。而雞則棲於屋梁之上。諸客風塵勞頓。少須卽寐。夜將午。盜遠遠見燈熄室靜。深悔狼奔之無謂。擬復返。中有一人膽獨壯。願先往偵動靜。既至。見室內寂然。大步入廚。摸索得一火柴。將以爇燭。忽望見貓眼之耀射有光。以爲烈煤也。引柴爇之。貓驚醒。遽躍起一撲。且爪其面。盜大驚。奔後戶。犬突出

嚙其脛。過庭。驢大蹴之。雞聞聲而寤。力啼。盜大奔。歸見同黨。語其渠曰。室中一劇怪。其指長而多骨。爪傷吾面。一人手握刀。匿於戶後。刺吾脛。一黑魅立於庭。以挺撻我。更有一妖坐屋上。呼曰。投賊而上乎！投賊而上乎！盜黨聞之。咸股慄。遂不敢返。諸伶安然居其居。遂家焉。迄於今尙存。

狐

國王有綺園一區。中有樹。產黃萍果。果將熟。計數之。則夜必失其一。王大怒。命園丁通夕守樹下。園丁使長子代守之。至十二時。長子熟寐。天明。萍果又失其一。乃命次子往守。至中夜。亦寐。天明。又失其一。園丁大憂。季子自請代其職。園丁慮其不勝任。弗許。強而後許之。季子遂臥於樹下。靜覘其變。鐘鳴十二。聞空中颯颯有聲。一鳥飛來。竟體作黃金色。燦燦生光。方以喙啄萍菓。季子躍起。射一矢。中其尾。未創。僅墮一金羽。遂颺去。詰朝。獻金羽於王。王召廷臣觀之。咸讚嘆以爲國寶。王曰。一羽何足奇。必得全鳥方可。園丁長子聞之。思弋獲此金鳥。乃手攜弓矢出門。

未幾。抵一林。林畔一狐方踞坐。長子彎弓欲射之。狐曰。勿射我。我行授子以妙策。我知子之出。蓋欲得金鳥耳。子今晚投一村。至則有二逆旅相對。其一華麗崇宏。子不可入。其一卑污湫隘。子可入居之。長子曰。賤畜。爾胡知者。飛矢射之。不中。狐掉尾逕去。長子亦行。薄暮至村。果有二逆旅在。其一高居華屋。歌飲喧騰。其一卑陋闕寂。殆無居人。長子私語曰。使吾棄華廈而入荒廬。寧非大愚。竟入大逆旅。歡飲流連。樂而忘返。蓋不但忘鳥。且忘其國矣。久之。長子不返。次子乃繼之出。途中所見。一如其兄。遇狐。狐授以良策。比至二逆旅前。則其兄方臨窗而立。室中具種種娛樂事。招弟。弟不能屏外誘。遂入。亦忘鳥。且忘國矣。又久之。少子亦欲出游。以訪金鳥。其父深寵少子。慮其亦如乃兄之一去不歸。弗許。顧少子請之堅。父不能阻。乃勉許之。至林。又遇狐。授策如故。而少子聞之。殊紆感。非若乃兄之欲傷其生也。狐亦感其意。乃曰。請坐於吾尾之上。其行當倍疾。少子從之。狐穿林度野。疾若飄風。未幾。已抵村。少子又從狐之教。絕不他顧。徑入荒舍。一夕安睡。翌晨。狐又至。

少子登程。狐乃告之曰。此去抵一大城。城外屯兵一隊。皆斃臥。子弗之顧。第疾行入城。達一室。室中懸一敝壞之木籠。則金鳥繫焉。其下更有一金籠在。殊華美。與金鳥同。但子必謹誌吾言。勿嫌木籠之敝壞。而易以金籠。不然。悔且無及。語竟。復舒尾使少子坐。疾行如昨。頃之。已及城門。少子入。一一皆如狐言。金鳥果繫於木籠。旁置黃萍果三枚。而其下果有一金籠在焉。少子自維曰。敝籠貯佳鳥。殊不雅觀。曷易之。竟啓籠門。取鳥寘於金籠。鳥大啼。兵士皆寤。執少年而囚之。解於王所。翌晨。公庭鞠囚。得狀論死。惟能獻金馬一匹。疾行如風者。始赦之。且賜以金鳥。少子歛獻上道。悵悵不知所往。忽其好友狐又至。曰。不納吾言。遂以至此。雖然。今果能聽從吾言者。當仍告子以得馬之法。子今更往一城。見一廐。廐繫金馬。旁一圉人方斃臥。子可盜之去。惟馬上革鞍已垂舊。而旁置一絢麗之金鞍。子勿豔其美。而又易之。少子唯唯。仍乘狐尾而行。穿林度野。疾若飄風。頃之。至矣。圉人方撫金鞍而斃臥。少子觀馬。實不忍以敝鞍加之。曰。吾苟以金鞍相贈者。此馬當益增

其美觀矣。手方觸金鞍。閹人遽醒而大呼。衛士奔集。囚之。翌日付諸法庭。判死罪。惟能獻一美公主者。則赦之。且并賜以鳥與馬。少子出不勝憂惑。狐又來。謂曰。胡再不納吾言。不爾。則鳥與馬已兩得之矣。吾今更授子以計。子徑往。晚抵一城。夜半。公主必如浴室。子就而與之親吻。彼必從子宵遁。惟不可使彼別其父母。謹誌勿忘。狐布尾如前。少子乘之。入城。果如狐言。及夜半。少子乘公主如浴室。立與之親吻。公主願偕逃。而苦求一別其父母。至於淚下。少子初弗許。公主請之堅。痛泣不已。少子大不忍。乃許之。公主入。衛士醒而執之。以獻於王。王曰。吾窗外有山。障美景。子能八日而移去之。則以女妻汝。山甚高。舉世所不能移。少子力役七日。殊無效。狐又至曰。子臥於地。吾爲若移之。晨寤。則山已失。少子欣然詣王所。曰。山果移矣。在理。宜尙主。王不得已踐其言。少子挈公主以行。狐至。謂之曰。子一行而可獲三寶。公主也。馬也。鳥也。少子曰。壯哉。但何以圖。狐曰。子能從吾言。蔑不濟矣。子往見蓄金馬之王。王求美公主。子則曰。公主在此矣。王大悅。必賜金馬。子乘之。然

後一一與之握手興辭。而獨令公主後。既及公主。子突握其手而抱之登。鞭馬。馬必大奔。則遁矣。少子如計行之。果得利。狐乃曰。子更乘金馬。往見蓄金鳥之王。王見馬良不誤。必喜。以金鳥賜子。子仍安坐馬上。索鳥觀之。僞爲驗其眞實也者。鳥入手。則又遁矣。少子又如其言。既得鳥。與馬與公主。馳返大林。見狐。狐謂曰。今請子殺我。并割我頭若足。少子不聽。狐曰。予當更進一言。子謹誌之。子有二事當戒。遇縊犯不可贖。臨河不可坐。言畢。遂去。少子乃挈公主與鳥而乘馬歸。過一村。卽前此二兄所流連處也。忽聞人聲喧騰。詢其故。人告之曰。有二犯將就縊矣。少子前觀。則二犯卽其兄也。坐盜論死。少子曰。可以救乎。人曰。不可。非有人傾資贖之。二無賴皆不赦。少子更不遲迴。如言與之資。二兄乃得釋。共行至前日遇狐之地。森森林翳。一面臨河。二兄皆曰。此地可坐憩。少進飲食。少子唯唯。蓋已盡忘狐臨別之言矣。兀坐河干。坦然不疑。二兄自後至。突擠之。墮河。奪公主及馬與鳥。歸獻於王曰。凡此所得。皆吾二人之力也。王賞犒有加。惟馬不食。鳥不鳴。公主掩面而

泣。少子既墮河。幸河水將竭。得不死。惟河岸險且高。百計不能上。久之。狐又至。譙其不納諫。孽由自作。又曰。雖然。吾不忍使爾墮落於此。可堅挽吾尾。吾當曳爾出。既登岸。謂曰。二兄若知汝生還國中。則將邏而殺之矣。乃易簍人服。私入內廷。入門。馬始食。鳥始鳴。公主始止泣。見王。備訴二兄詐。王使執而刑之。而仍以公主歸少子。王薨。遂以少子爲嗣。久久而後。嗣王一日如大林。遇故狐。狐仍請王殺之。且割其首若足。言甚哀摯。淚流盈眶。王不得已從之。狐忽化爲人。則公主之兄也。亡有年矣。

漁家夫婦

大海之濱。有一溝焉。漁人夫婦結舍居其中。日從事捕魚。一日。漁翁持竿坐岸上。見清波澹蕩。絲繩與之上下。方觀賞間。鈎忽下沈於深水間。急掣之上。則一巨魚出水。魚忽語曰。盍舍我乎。我非真魚。乃魔公子耳。子盍縱我以入水。漁翁曰。嘻。異矣。魚而人語。吾何取焉。吾縱子矣。遂舍之。魚入水。水上留血一痕。殷然泛赤色。漁